

清靜齋隨筆

以前讀《老子》、《莊子》，頗喜歡道家的清靜無為，故以「清靜」二字名吾人之書齋。學佛後，發現道家的清靜無為，遠不如佛家的清淨無染來得究竟、解脫，是以欲以「淨」代「靜」字，乃求教於博學多聞的智學法師(即成大中文系專任副教授王翠玲老師)，法師回以：「不靜何以得清？」因此，吾人仍沿用「清靜」二字。

詩人余光中以左手寫詩，右手寫散文，吾人了無詩才，只會寫散文，願以清新流麗的筆調，寫一些與佛法有關的小品文與讀者結緣，結清淨無染的法緣。

- 1、 縱橫天岸馬 俊逸人中龍
- 2、 以貌取人，錯把烏鴉當鳳凰—自知之明與知人之智
- 3、 十不依
- 4、 少事務&《高僧傳》
- 5、 隱忍在心&不要把自己當回事
- 6、 自己仍在六道裡輪迴要**把人渡到哪裡去?**
- 7、 去禪修中心挨罵吧，進步會比較快的
- 8、 **Western Zodiac**(十二星座)
- 9、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 10、 與隋老師討論淨土

1、縱橫天岸馬 俊逸人中龍

1980年(大三那年)看了陳曉林的《青青子衿》，非常欣賞他的才華、見識與學識，沒想到同一年，陳曉林竟然在中興大學文學院地下室的演講廳演講，在入口處有個看板，上頭寫著陳搏（陳希夷）的一副對聯：「縱橫天岸馬 俊逸人中龍」。這副對聯用來形容當時年僅 31 歲的陳曉林是很貼切的。我已經忘了他的演講題目和內容，只記得他說：「他曾色令智昏的去追求一位女同學。」想必沒追到才說這種話。

《青青子衿》一書是收錄陳曉林在中國時報連載的文章，那時在畜牧系當助理的高弘裕學長把陳曉林寫的每一篇文章都剪下來，貼在他的剪貼簿裡（有三大本），放在中興大學一貫道的伙食團裡，可見高弘裕學長也非常喜歡陳曉林的文章。

大四那年寒假，我去東海大學參加東海哲學系主辦的「中國文化研討會」，又再度聆聽陳曉林的演講，那次的主题好像是「宗教與文化/社會」（記不得了），發現陳曉林變了，談吐、氣質、格調遠不如一年前在中興大學演講時的樣子。

那五天，在東海認識了台大哲學系的郭勤正同學（即現

在的智懿法師)，我們同一組，我們一起吃素，一起討論問題，我還和他辯論「孔子和佛陀誰比較偉大？」當然是我輸了。我雖然是李炳南老師的學生（他教我大二的《詩選》，時年 91 歲），我也上過《八大人覺經》和李炳南老師編的〈十四講表〉，卻依然不識佛法。

我非常懷念高弘裕學長，71 年元旦，在與學姊解除婚約後，他赴美攻讀電腦碩士，並與高中時初戀的女友在美國結婚。在法光佛研所唸書時，高學長在信中告訴我：「他收養了一位未婚媽媽（才 16 歲）的女嬰，並請媒母住在家裡照顧女嬰。」那年高媽媽回台時，他請高媽媽拿了 200 美元給我，在斯里蘭卡唸書時，他又寄了 1000 美元的支票給我，我銘感在心，不敢或忘。今年年底，高兄若反臺，我一定要去拜訪他，親自致謝，並送他我出版的一些好書給他。

喔！大三那年，學校舉辦校園民歌演唱會，地點在中興湖畔圖書館前，那天我與姬天予坐在草坪上聽悅耳動聽的校園民歌，發現有人用東西丟我背部，丟了兩次，原來是高兄坐在後頭，他與在國中任教的學姊也來聽歌。大學時代的求學生涯，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光，無憂無慮，穿梭在知識的叢林裡，讀聖賢書，尚友古人，不亦快哉！

2、以貌取人，錯把烏鴉當鳳凰

—自知之明與知人之智

前加拿大 McMaster 大學的榮譽退休教授冉雲華老師在課堂上說過：「我認識許多非常優秀的學者，而其中有許多是缺乏自知之明的。」又說：「自知之明的『明』英文是 enlightenment，與開悟的『悟』字英譯相同。」

人皆闇於自知，如果不修習心念處，我可能不知道要隨時隨地觀察自己的心，也不會知道自己的貪嗔癡有多深重。當然，善知識的教導與指正也是非常重要的。

2004 年二月，我在法雨道場碰到一位相好莊嚴、來自持戒道場的法師，她放在禪堂的鬧鐘太大聲，影響別人打坐，好心的聖田法師拿她的沒有聲音的鬧鐘借她，反而被她罵了一頓。2006 年三月，在瑞芳禪修時，我又遇到這位妄自尊大的法師，她真的長得一臉老實相，但很多人會以貌取人，錯把烏鴉當鳳凰。

我也見識過某位在佛教界赫赫有名的 Bhante，他的冥頑不靈，剛愎自用，一意孤行讓人氣結，我曾寫信罵他：「我只怪自己沒長眼睛，錯把烏鴉當鳳凰。...我和楊小姐犯了同樣錯誤，那就是我們兩人高估了您的人品和智慧。」當然，後來我有向這位 Bhante 頂禮懺悔。

3、十不依

摘自 Kālāmā Sutta/《羯臘摩經》

1. 勿因一再聽聞而相信
2. 勿因傳統習俗如此而相信
3. 勿輕信流傳的消息
4. 勿輕信宗教典籍所說
5. 勿輕信合乎邏輯之理論
6. 勿因合乎推理而相信
7. 勿因事物之表相而相信
8. 勿因深思熟慮而相信
9. 勿因有可能而相信，
10. 勿因此沙門是我等之師而相信。

羯臘摩眾！若汝等自己覺知：「此法不善，此法有過失，此法為智者所訶責，若受持奉行此法，會引起損害與苦惱。」因此汝等當捨棄之。

羯臘摩眾！當汝等自己覺知：「此法是善，此

法無有過失，此法為智者所稱讚；若受持奉行此法，能生起利樂。」若然，汝等當受持，依此而住。

4、少事務&《高僧傳》

以前我喜歡讀高僧傳記——梁·慧皎的《高僧傳》、唐·道宣的《續高僧傳》，以及宋初·贊寧的《宋高僧傳》。要收入《高僧傳》，非常不容易，這 50 年來，在台灣有資格入《高僧傳》的大概只有 3 位，即廣欽老和尚（入〈習禪篇〉）、印順導師（入〈義解篇〉），以及我師伯聖嚴法師（入〈習禪篇或義解篇〉）。（《高僧傳》不為生者立傳）

十幾年前，我嘗思考：這些高僧們哪裡去了？

只有玄奘往生兜率天（彌勒淨土），其餘的高僧是往生天道，享天福去了？抑或依舊流浪生死，做著結婚生子的無明大夢？

當然在家居士也能解脫證果，甚至證到三果阿那含。只是在 21 世紀的今天，物慾橫流，鮮少人能「盡形壽，獻身命」的致力於修行，就別談解脫證果了。

數年前，我問我的學生慈心法師（緬甸比丘）：「如果

佛陀仍在世，佛陀會不會使用手機？」他說：「不會，佛陀的侍者阿難會使用手機。」我說：「阿難也不會用手機。」因為不堪其擾。

阿含經明確指出：出家人只有兩件事，即「禪修（聖賢靜默）與法談/Dhamma talk」，如果出家人有手機，那是一種干擾，心不平靜，這是我不用手機的原因，我的心已經很散亂了，越忙越亂，所以佛陀說：「要少事務。」

5、隱忍在心&不要把自已當回事

1992年暑假，我在法光佛研所的同班同學幾乎全搬出去了，所長問我原因，我告訴她：因為深華師父（所長的姊姊）的關係。

總務小姐美英問我：「怎麼有本事跟深華師父相處？」我說：「深華師父只是喜歡罵人，不會打人，對學生也很照顧，家姊不但嘴巴像毒蛇/什麼惡毒的話都罵得出來，脾氣像瘋狗，有暴力傾向，連家母都敢打，且經常辱罵家母，所以相形之下，深華師父算是很好相處的。」只是同學們受不了，一個個搬出去了。所以麗芬學姊說我：「**敖吞忍**」（台語）。

韓信能忍受胯下之辱，所以能成就一番事功，成為漢朝

的開/立國大將。

1994年10月底，我要出國前夕，向常住師父告假，禪昇師父用台語跟我說：「我有本事在法光住四年，不簡單。」我想我的忍辱波羅蜜是要比一般人好些。

1989年，我大學同學獸醫系的秀華在妙林巴利文佛研所唸書時說到：「要不是在僧團磨練四、五年，她是無法與吳老擇相處的。」

到了斯里蘭卡，我同學（已還俗）教我如何對付敲詐外國人的三輪車司機：惡狠狠的瞪著對方，然後把錢丟給對方。（我做不到）來自大陸的能忍法師對我說：「妳不可以生氣，一生氣慈悲相就沒了。」我記著。

有些居士修得非常好，儘管年紀比我大，學歷也高，非常謙虛有禮，如徐茂隆醫師、何彩熙老師（台大外文系畢業），總是稱出家人為師父（不論老少）。而有的居士看到出家人就頂禮，我會告訴對方：「請不要頂禮，我沒有修持，受當不起。」

人要有自知之明，要經常觀察自己的心，**自覺能力差者，反省能力也差**，因為沒有在修「心念處」。

6、自己仍在六道裡輪迴要把人渡到哪裡去？

「多一物，多一心；少一物，少一念。」我花太多時間讀電子郵件，有些郵件沒開啟便刪除，因為不感興趣或無暇閱讀。

根據南傳佛教，佛教將在 2500 年後消失。放眼佛教界，認真修行的人不多，而偏離正道的人非常多，所以班迪達尊者說：「要遠離各種惡知識，包括懈怠的人，沒有正念的人，嗔心重的人。」

身處 21 世紀，要修行更難，五慾六塵、名聞利養讓人墮落，而舒適的居住環境（無須托鉢乞食）也使人喪失出離心（請看《清淨道論》有關乞食的部份）。不知苦，當然就不知離苦，只會在經教上做文章，做個知解宗徒（敝人是也），您說的現象在佛教界非常普遍，見怪不怪，我已經司空見慣了！

只管修自己的，沒事少出門，除了必須去郵局寄書，我絕少出門，五根/五官少向外攀緣，心會清淨些。修行的次第是戒清淨、心清淨、見清淨...。我是自己都度不了，死後不知何處去，所以不敢作夢要行菩薩道，要渡眾生，因為自己仍在六道裡輪迴，要把人渡到哪裡去（仍在六道裡），除非自己已經證果，否則只是發虛願，自欺欺人罷了！

7、去禪修中心挨罵吧，進步會比較快的

2004年9月，宗善法師的禪修中心搬到埔里的寶相寺，寶相寺旁邊是800多公尺的高山，因為是在山裡頭，空氣好，又安靜，是禪修的好地方，唯一的缺點是太冷，即使是夏天七、八月，我仍要穿襪子，蓋毯子才睡得著。

可以躺臥三、四十人的大通舖（在地下室），因冷縮熱脹，半夜突然發出巨大聲響，把我嚇醒，我以為小偷來了一走在通舖上。不只一次如此，反正天天睡不好，早上3：20起床，3：45進禪堂，經行半個鐘頭後就開始打坐，我從第一支香，打瞌睡到最後一支香（因為中午睡不著，晚上睡不到5小時）。

有天，太陽正大，我看手錶，已經10：20，要喫飯了，趕快爬起來，

10：30要排班，我撐著洋傘（太陽太大了），左手拿著蚊帳，邊走邊打瞌睡，宗善法師看我走路搖搖晃晃的，一點正念也沒有，氣炸了，問我：「你知道豬八戒是怎麼死的嗎？」我說：「笨死的！」

他說：「你走路怎麼一點正念/mindfulness也沒有？」

喔！平常在禪修中心，我是很有正念的，總是默念「左腳、右腳」，唯恐貪、嗔、癡生起。

又有一回，我很有正念的在吃飯，每一個動作正念分明，因為胡蘿蔔黏在碗裡頭，我舀不起來，我試了 3 次，最後乾脆直接把碗拿起來，用撥的，直接撥入口中（我很有正念啊，每一個動作清清楚楚），結果又被宗善法師看到了，他跑下來罵我：「你知道你犯了什麼錯誤嗎？」我說：「知道。」

他又說：「你來禪修中心那麼久了，連吃飯都不會！」

是啊！我像 3 歲的小孩學吃飯、學走路，**學習如何保持正念，威儀庠序**。好難啊！我想我們應該再回去禪修中心挨罵吧！進步會比較快的！

8、Western Zodiac

1. 寶瓶座 1/20~2/19
creative, active, shy, unpunctual
2. 雙魚座 2/20~3/21
romantic, sympathetic, complaining,
unscientific
3. 牡羊座 3/21~4/20
active, adventurous, impulsive,
domineering, theatrical

4. 金牛座 4/21~5/20
patient, stubborn, generous, musical,
money-loving
5. 雙子座 5/21~6/21
observant, talkative, cultured, impatient
6. 巨蟹座 6/22~7/22
shy, evasive, easily hurt, domestic,
conservative
7. 獅子座 7/23~8/23
arrogant, self-confident, pompous, honest,
dramatic
8. 處女座 8/24~9/23
analytical, scientific, critical, efficient,
literary
9. 天秤座 9/24~10/23
moderate, just, indecisive, pacifistic,
artistic
10. 天蠍座 10/24~11/22
energetic, determined, intelligent,
passionate, vengeful
11. 射手座 11/23~12/21

freedom-loving, restless, optimistic,
sociable, frank

12. 魔羯座 12/22~1/19

solitary, persistent, conservative,
ambitious

9、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至於「上智與下愚不移」，我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即使不屬於「上智與下愚」的中等資質的人，也是先入為主，一旦先接受某種信仰或思想就出不來了，不但會排斥其他宗派，甚至嚴重對立，並詆毀其他宗教。儘管他們擁有哈佛、牛津的博士學位、教授頭銜，但思辨能力仍有限，他們看不出所信仰的宗教的教義哪裡有問題，所以親近善知識是學佛/法的首要關鍵，沒有善知識的指引，要回歸原始佛法也難。靠自己摸索 20 餘年，最後才回歸原始佛法的隋勇老師是最好的例子，隋勇老師思辨能力強，畢竟他在天津市南開大學哲學系任教，他的思辨能力高人一等，我的思辨能力不如他，我也必須一再的和善知識切磋琢磨，才能破迷啟悟。

總而言之，台灣是不可能原始佛教時的僧團的，畢竟台灣不是佛教國家，比丘無法托鉢乞食，年輕一代也不願過

清貧的出家生活，而印順導師的《雜阿含經論會編》雖然出版 33 年，但讀得懂的人不多，因為沒有注釋，所以我現在再重新校訂《雜阿含經》，希望真的如隋勇老師說的是國內最好的版本。

10、與隋老師討論淨土

隋老師：您好

我從大一開始學佛（1978 年），跟隨李炳南老師修學淨土法門。那時，李老師是佛教界第一號在家居士，他教我大二的〈詩選〉，時年 91 歲，李老師大力提倡淨土法門，因此，我也專修淨土，出家後亦然，2003 年 12 月，我還陪家母去佛光山打佛七（離我的住處約 350 公里），那七天，我當啞巴，根本沒力氣唸佛，我經常病奄奄的沒力氣講話，所以我不可能往生淨土的，臨終時，我一句佛號也唸不出來，遑論十句。

我寫的《幸福安樂與解脫自在的人生》提到戴老太太，她於八年前因肺癌往生，生平專修淨土，具足信、願、行，往生前身體羸弱、昏迷不醒，根本無法唸佛，所以也不可能往生淨土。戴老太太性情溫和，一臉慈悲相、光明相，我的修養遠不如她，她無法往生淨土，不是唯一具足信、願、行而無法往生的例子，所以我一直懷疑淨土法門，因為沒有人

見過阿彌陀佛，也沒有人往生淨土。

許多亡者臉色紅潤，甚至笑著離開，並不表示他們往生淨土。我必須強調，**沒有人見過阿彌陀佛**。明法比丘說：阿彌陀佛**不是歷史上的人物**（上帝亦然）。信上帝的比信仰阿彌陀佛的人最少多出十幾億，而事實上根本沒有上帝。

讀了《布吒婆羅經後》，**佛陀破斥極樂世界的話語**讓我如夢初醒，去年，我才發現根本沒有淨土，也沒有阿彌陀佛。怪不得，2003年，明法比丘說我滿肚子的邪知邪見。

我的同學全是唸佛的。有機會，我會問他們：**為什麼沒有人見過阿彌陀佛**？學佛一輩子，助念無數次的出家人也沒見過阿彌陀佛。只要精通教理就會發現，根本沒有阿彌陀佛。後來跟慈濟委員劉師姐討論佛法時（她由唸佛轉向禪修，轉向南傳佛教），劉師姐說：「根本沒有阿彌陀佛，沒有西方極樂世界。」這是她學佛二十幾年的心得。

請您再觀察二十年，保證沒有人往生淨土，也沒有人見過阿彌陀佛（早期佛教的經典無此說，而阿彌陀經是偽經—淨慧師父說的，我頗有同感，因為**經中問題重重**。）

亡者的一些感應並不代表死者往生淨土，**要自己親眼看見—阿彌陀佛身高多少？披什麼顏色的袈裟？說中文還是梵文（阿彌陀佛不是啞吧）？多大年紀？**請問您早期佛教的義理搞通了嗎？在台灣沒有人往生淨土，沒有人見過阿彌陀

佛，數百萬的佛教徒卻死心蹋地的唸佛（請看我寫的《觀禪手冊》的前言好嗎？）

請告訴我：為什麼南傳佛教沒有阿彌陀佛？淨土經典是西元幾世紀出現（撰寫的）－應該是四世紀吧？那時離佛陀時代遠甚，攪了水的鮮奶原味已失，佛法亦然，我感謝明法比丘的指導，他接到電話時，若對方說阿彌陀佛，他也會唸阿彌陀佛，他還把具行禪人唸佛證得阿羅漢的故事傳給我一具行禪人並非往生淨土。

唸佛也是一種禪修法（阿彌陀佛是所緣境），只是極少人能入念佛三昧（四禪八定），或許只有廣欽老和尚和具行禪人吧！請記住，他們是阿羅漢，並非往生淨土。請看看清淨道論好嗎？只有圓滿八正道（戒、定、慧）才能究竟解脫？

徐茂隆醫師說：「許多人把阿彌陀佛當拐杖。」把他們的拐杖拿走了，他們學佛的路是走不下去的，所以我不會對家父母和姊姊說，只會向來問法者說，或對我的讀者說明真相。

放棄彌陀信仰，我變得更堅強、篤定，因為我根本不可能往生淨土，氣息奄奄的人，臨命終時，一句佛號也唸不出來，休想往生淨土。所以我只好精進禪修、隨時隨地觀察自己的心，修習四念處。放下淨土法門，收穫更多，學到更多，利多於弊，不易善哉。

果儒敬覆

11、我被騙了三十幾年

答客問：

《悲華經》是後人編纂的，非佛說，《阿彌陀經》亦然，南傳大藏經中無此二經，《阿彌陀經》裡頭有許多荒謬的說法，如臨命中時唸 10 句佛號，沒有人知道自己何時會斷氣，然後在停止呼吸前 唸 10 句佛號。

例如，前年，家父往生前四日告訴我他將往生，往生前 20 分鐘還會大聲喚我(家父睡在二樓最前面的房間，我在三樓後面陽台旁打電腦，我餵他吃完藥，幫他擦上痲子膏止癢(家父右手癢，自己會抓癢)，最後我幫父親蓋上棉被，家父閉上眼睛就走了，他不知道他要走了，我也不知道父親要往生了，因為他的心肺功能非常好，五臟六腑比我的好多了，所以我說臨命中時唸 10 句佛號根本是騙人。我們不可能知道何時將往生，然後在往生前數分鐘內唸佛，請阿彌陀佛來接我們，喔!我被騙了 30 年幾年，直到 2010 年才幡然醒悟。

雁丘

元好問在赴并州途中，遇到一位獵人，這位獵人告訴她：「今晨捕獲一雁，已殺之矣，另一隻脫網而逃者，悲鳴不

已，不肯離去，竟自撞地而死。」元好問買下這隻殉情的孤雁，葬之於汾水之濱，並累石以為標識，號為雁丘。

江淹在〈別賦〉中寫道：「黯然消魂者，唯別而已矣！」生離死別，人之大慟存焉，禽鳥亦然。身陷羅網的野雁，成了捕雁者的盤中飧，而那隻生還的、習於比翼雙飛的孤雁，在痛失愛侶後，竟以身殉。此情此景，讓我想起佛門所唱誦的〈鐘偈〉中的句子：「飛禽走獸，羅網不逢；浪子孤商，早還鄉井。」這兩句充分表現了佛家的悲憫胸懷。元好問滿懷慈悲的買下了這隻殉情的大雁，為之葬埋，並寫下了這闕感人的〈摸魚兒〉：

問人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
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
歡樂趣，離別苦，是中更有癡兒女，
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
隻影為誰去？橫汾路，寂寞當年蕭鼓，
荒煙依舊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
山鬼自啼風雨，天也妒，
未信與鶯兒燕子俱黃土，千秋萬古，
為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雁丘處。

佛經云：「情不重，不生娑婆。」悠悠天地間，萬古為

情苦，人禽皆然。同窗摯友告訴我：「情之醉人甚於酒。」而吾人以為「情之害人亦甚於酒」。唯有學佛陀的慈悲、智慧、解脫，才能化俗情為法情，才能以智導情，脫離情苦，才不會有「隻影為誰去」的悲涼與淒苦。（原載於〈人生〉雜誌）

韻凌

韻凌小時後，是朵人見人愛、聰明伶俐、善體人意的解語花。當韻凌唸幼稚園時，某日，不知她做錯了什麼事，大嫂說了她幾句，我在書房裡聽見她對大嫂說：「媽媽，你不可以生氣，不然眉毛會變成這樣——往上揚。」我可以想像韻凌把那雙小手放在眉梢，然後往上堆的樣子。韻凌小時候愛生氣，喜歡罵人，所以我告訴她：「所有的佛菩薩的眉毛都是往下垂的，因為佛菩薩總是充滿慈悲，不會生氣、罵人。」韻凌把我的話記著，並告訴大嫂：不可以常生氣，否則久而久之，眉梢會往上揚。

那時，大哥住在二樓，二哥住在樓下，弟弟搬出去後，我則暫住在二樓弟弟的房裡，所以經常有機會教姪兒、姪女們念佛。父親偶爾會帶他們到二樓的佛堂禮佛，我則教他們從佛菩薩的手勢、外型來認識他們。偶爾親友會送我一些巧

克力、糖果、糕餅，我沒有吃零食的習慣，所以正好用來誘導三個小傢伙唸佛。「欲令入佛智，先以欲勾牽」，在分糖果前，三個小傢伙總是雙手合十，口誦十聲佛號後，才有糖吃。我把所有的佛菩薩的名號全告訴了他們，而且唸過的不許再唸，而今姪兒、姪女不但把佛菩薩的名號給記住了，而且一看到我便說：「姑姑，阿彌陀佛！」

我也常拿一些有插圖的佛書、錄音帶給韻凌聽、看，如鳥銜花、九色鹿、觀世音菩薩畫傳及佛教童話故事等。某日，韻凌跑到我房裡，問我：「姑姑，我不會飛，可不可以當觀世音菩薩？」我說：「可以呀！」韻凌：「等我當了觀世音菩薩，我就飛給他們看。」我說：「好啊！等妳當了觀世音菩薩再飛給我看。」韻凌很洩氣的說：「我不會飛。」相好莊嚴、以瓔珞嚴飾身相的觀世音菩薩是韻凌的偶像，韻凌最喜歡唸的聖號是「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某日，我問韻凌：「妳喜不喜歡阿彌陀佛？」韻凌：「喜歡。」我說：「你要不要當阿彌陀佛？」韻凌：「不要。」我問：「為什麼？」韻凌：「阿彌陀佛沒有頭髮。」眾生無始以來的我執、我相牢不可破，五歲的韻凌不願成佛，是因為對三千煩惱絲深深執著著。

那年暑假，韻凌有三個星期的假日，其中兩個星期是在她外婆家度過的，韻凌的舅舅帶他去教堂參加夏令營。剛回

來時，韻凌唱道：「人人都應該知道耶穌是誰。」我問韻凌：「妳喜不喜歡耶穌？」韻凌：「喜歡。」我又問：「妳喜不喜歡上帝？」韻凌：「不喜歡。」我問：「為什麼？」韻凌：「簡老師說：你們再吵，上帝就會處罰你們。」在韻凌心目中，佛菩薩總是滿懷慈悲、愛心，絕對不會處罰人。

七十九年九月，韻凌升上幼稚園大班，我則到台北唸書去了，偶爾大哥大嫂在星期日到世貿大樓參觀醫療器材展覽時，總會把韻凌送到法光寺。某日，法光佛研所的所長恆清法師問韻凌：「喜不喜歡讀書？」韻凌回以：「不喜歡。」我說：「我姪女才唸幼稚園大班，沒認得幾個字，根本不會讀書。」韻凌才五歲，大嫂便要她學寫字，有時韻凌在我房裡，大嫂卻要他回房裡寫作業，韻凌不喜歡被迫學習，所以才對恆清法師說她不喜歡讀書。

大嫂告訴我：他們家自大陸來台後，從第二代起即信基督教。大嫂從基督教家庭中長大，對佛教沒有好感，所以不許韻凌唸佛。八十年十二月，阿姨、姨丈自美返台渡假，某日，我陪阿姨一一拜訪親友。當車抵哥哥的醫療儀器公司前，我剛下車，正在寫作業的韻凌一看到我，立刻高興的從椅子上跳下來，往外衝，並大喊：「姑姑，阿彌陀佛！」聽得我心花怒放。

*

*

*

大哥32歲才結婚，33歲當爸爸，因此對韻凌甚是疼寵，韻凌才五歲，哥哥便買了一台鋼琴給她，每週六下午開車帶韻凌去學鋼琴。韻凌是哥哥嫂嫂的掌上明珠，而且會幫哥哥嫂嫂穿針引線，以挽救頻臨破碎的婚姻。如果不是為了韻凌，大哥大嫂早已離婚。七十八年初，大哥大嫂的婚姻亮起紅燈，大嫂受不了哥哥的壞脾氣，想離婚，問我：是否該離婚？因為她不願意和哥哥一輩子吵個不休。而那時哥哥也想離婚，並告訴韻凌：「要換新媽媽。」我一聽，大驚，還好大嫂不知情，不然就糟了。大哥是不會放棄韻凌的，而大嫂也知道孩子不可以沒有爸爸，所以一直忍受著哥哥的火爆脾氣。

有回，我在房裡看書，哥哥正在廚房裡用晚餐，我聽見韻凌對哥哥說：「爸爸，你不可以打媽媽，你如果打媽媽，我就打妳。」多體貼媽媽的孩子。每回大哥大嫂有所爭執時，總是把聲音壓低，以免被我聽到。某夜，我正在房裡看書，我沒有聽到爭吵的聲音，只聽到韻凌對哥哥嫂嫂大喝：「不要吵了，笨蛋。」我可以想像哥哥嫂嫂楞在那兒的情景，——驚訝於他們的愛女竟敢喝令他們停止爭吵。

同年，某夜，我正在房裡看書，韻凌急颯颯的跑到我房

裡，說道：「姑姑，爸爸罵媽媽，媽媽在哭，媽媽叫爸爸去死。」我說：「妳跟爸爸說：請爸爸不要那麼愛生氣，請爸爸不要再罵媽媽好嗎？」此時大哥正從樓下上來，韻凌聽到腳步聲，立刻跑到樓梯口，說到：「爸爸，妳有沒有去死？妳以後不要再罵媽媽好不好？」此時，我聽到開門聲，大嫂正從房裡出來，韻凌跑到大嫂前面說：「媽媽，以後爸爸不會再罵你了。」多麼伶俐、善體人意的孩子。

在台北四年，因忙於課業，鮮少回家探望姪兒、姪女們。八十三年十月底，我離開台灣時，韻凌已唸小學四年級。姊姊來信告知：韻凌經常問她：「二姑姑什麼時候回來？」去年（1999），我終於回家了，韻凌已唸國中三年級。我打電話給韻凌，約好在週日下午，在哥哥的醫療儀器公司見面，我到達時，韻凌正從鐵捲門的收信口往外窺視，一雙酷似大嫂的眼眸，清麗中帶著點慧。闊別五年，我根本認不出當時的小不點，而今已是亭亭玉立、端麗出色的少女。

韻凌六歲時曾告訴我：她長大後會學佛的。我聽了甚是欣慰，大哥不許韻凌看佛書，而我偷偷的拿一些佛書給她看，希望他日韻凌能皈依、學佛。學佛陀的慈悲、忍辱；學諸佛菩薩的智慧、解脫（沒有煩惱）。

食盡鳥投林

大三那年，教我們「小說」課程的賴芳伶老師指定《紅樓夢》為下學期的必讀小說，而且期末考只考這一本《紅樓夢》。為此，我整整花了一個月才把《紅樓夢》看完，還到圖書館借了兩本與紅學有關的書籍以為參考。剛讀完《紅樓夢》時，心情大壞，因為書中的人物，或死或散，或出家。盛極而衰、人事全非的大觀園，讓我頓感榮華富貴的虛幻不實，和生命的苦、空、無常，由於當時尚未學佛，不識佛法，故不知「盛衰本事迴環，萬緣無非幻泡。」

有些學者以為：賈寶玉即是作者曹雪芹的化身，曹雪芹以「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時光，於國於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袴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來形容賈寶玉。這些字句全是曹雪芹的自我寫照。曹雪芹生於豪門大戶，卻「不知樂業」，一旦家道中落，貧至舉家食粥時，又「難耐淒涼」。因此自嘆少年時不應「辜負好時光」；在窮途潦倒時，乃大呼「於國於家無望」，並勸彼等紈袴子弟們，「莫效此兒形狀」。曹雪芹現身說法，以血淚寫成這部膾炙人口，感人肺腑的不朽巨著

。

《紅樓夢》第五回中的「飛鳥各投林」寫的正是佛家所說的因果報應、生住異滅：

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
有恩的死裡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
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
冤冤相報自非輕，分散聚合皆前定，
欲知命短向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倖，
看破的遁入空門，癡迷的枉送了性命，
好一似食盡鳥投林，
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有人以為，初閱《紅樓夢》的人，僅可了解此書是一部言情小說；深一層看去，乃是一部人生哲學著作；更深一層探討，卻是一部佛經。紅樓夢碎，紅樓夢醒，在夢碎與夢醒之際，如果沒有智慧劍來斬斷名韁利鎖和情愛的纏縛，是很難從無明大夢中覺醒的。

賈寶玉在雪地裡辭父出家，係清醒理智的出家。他意欲出離煩惱之家，脫離愛欲情執之羈絆。以曹雪芹看來，大觀園的由盛而衰，及賈府內外數百位親友、僕庸、優伶的榮辱

禍福是一齣悲劇。在劇終人散時，所留下的只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和賈寶玉在雪地裡辭父出家的身影。（原載於〈人生〉雜誌）

莊子的葬具

一九九二年，冉雲華教授客居台北時，我和兩位同學奉命到冉老師家，陪冉老師、師母過年（吃年夜飯）。冉老師的客廳裡掛了一幅字畫，從中得知，冉老師名其住處為「安處齋」。

「安處」乃取自《莊子·養生主》：「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之意。要達到「哀樂不能入」的境界，何其難也！由此可見，莊子的任運而化、逍遙自在，決不亞於佛門中人。無怪乎我的恩師朱維煥教授曾提及《莊子》為有關人生修養的七本經典之作之一。（另六部是：《論語》、《孟子》、《老子》、《六祖壇經》、朱子的《近思錄》、王陽明的《傳習錄》——錢穆）

在《莊子·列御寇》有一段描寫莊子豁達、超越凡俗的

一面。茲摘錄如下：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莊子的葬具包括天地、日月、星辰和萬物，所以他以為他的葬具甚是豐厚。莊子的簡樸、不為物役，實讓後人愧煞。今人喜歡厚葬，喪葬費動輒上百萬，卻不知將此鉅款省下來，布施給印度、非洲的饑民。在我往生前，我要事先寫下遺囑，交代後事，遺囑之大要如下：吾人之喪禮從儉，勿發訃文，毋須祭祀，以最廉價之棺槨殮之，往生後三日內茶毘¹，除助唸外，慎勿勞師動眾云云。比起莊子，吾人之葬具、喪禮，似乎繁複多了。

第一等學問

¹ Jhapati 音譯為「茶毘」，意為「火化」。德國籍的高明道老師，和大陸學者鄧殿臣教授不約而同的指出：「茶毗」乃「茶毘」之誤。「荼」、「茶」形似，故易混淆。

學問二字，最早是出自於《易經》的乾文言：「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此處的學與問是兩回事，「學」指學習、研習；而「問」係指諮詢、論難之意。學與問這兩個字，起初是作動詞用，而且是各自獨立的，後來乃併為一詞。而今，凡「研究某種事理、事物，而能自成系統，且具條貫者」均可稱為「學」，如史學、樸學、紅學、漢學等。此外，一般人亦多以學歷的高低，來論學問的深淺；或者是以讀了多少本書，看過多少本註，來論斷學問的高下，於是乎「學問」一詞，便成了複詞單義的名詞，僅有「學」義，而無「問」義。

什麼是第一等學問呢？古人言：「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這種能將學問與做人處世相會通，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讀書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食古不化、不通世故人情。如果吾人在研經窮理之餘，在平常日用當中，能設身處地的替別人想，這也是一種學問。如東晉的陶淵明，他將僮僕交予即將遠行的兒子時，說道：「此亦人子也，宜善待之。」這種「此亦人子也」的同理心，即是一種做人的學問。

此外，據《新唐書》記載：「武后謂狄仁傑曰：『卿在

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狄仁傑）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因為一旦知道譖者為何人，便終身難忘，這種「譖者乃不願知」的修養，又何嘗不是一種做人的學問。因此，古德說道：「通曉世事皆學問，練達人情即文章。」通曉世事、練達人情真是一門做人的大學問，而且這門學問還真不容易學，更遑論學得專精。

「臨事肯替別人想」的反面是什麼呢？那便是求全責備。指責別人的缺失，要求對方的完美，是不近人情的，因為指責、責備的後果，往往是帶來彼此的嫌惡。請看宋朝的范純仁如何告誡子弟：

范純仁每誡子弟曰：「人雖至愚，責己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范純仁亦嘗自述道：「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居官，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由於范純仁的生性寬簡、待人和藹，且從不以聲色加之於人，因此得以親睦宗族；立朝居官，亦得以相安無事。「臨事肯替別人想」，便是這種恕道，而恕道的反面正是求全責備。一個凡是求全責備的人，縱使滿肚子的學問文章，但卻因為過於嚴厲、苛求，反而容易惹來食古不化、不近人情的譏嫌。這種學問亦無多大用處，甚或僅僅

是個經年守故紙的書蠹罷了。

佛家講「行解相應」，意即行門與解門要能相輔相成。佛陀所說的微妙善法無非是智慧的言語，佛陀的語默動靜亦無非是利己利人的美好善行。如果吾人能將佛陀所說的微妙善法，身體力行，而且隨時隨地都能站在別人的立場，替別人著想，如此亦不愧為佛門弟子，也不枉費深入經藏、學佛一場，是以古人說道：「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實良有以也。（1991、02，於法光佛研所，原載於〈人乘佛刊〉）

永懷恩師朱維煥教授

二十年前，在中興大學中文系就讀時，朱維煥老師教過我《左傳》、國學概論、宋明理學和中國文學史等課程。我很喜歡上朱老師的課，因為朱老師是個內心充滿教育愛與使命感的好老師。在課堂上，朱老師總是毫不保留地傾囊相

授。

我最喜歡上朱老師教的「中國文學史」，這門課以孟瑤編著的《中國文學史》為教材，朱老師在課堂筆記中，補充了許多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和葉慶炳《中國文學史》的重要資料，讓我們省去了許多做筆記的時間，和參考比較的功夫。在課堂上，朱老師引領我們進入中國文學的堂奧，讓我們一窺中國文學的富麗、博瞻與壯美。

朱老師是個有風骨、有氣節的恂恂儒者。記得教到宋詩時，朱老師提到歐陽修的詩「以氣格為主」，並謂：「所謂格，是有所不為，有所必為。」又說道：「歐陽修有晶瑩的人格。」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朱老師既是經師亦是人師，是我學習的典範。

七十三年三月，我決定盡形壽，獻身命，為佛教、為苦難眾生貢獻一己之力，而剪髮披緇，廁身在沙門釋子的行列中。八十年暑假，在國中任教的學妹何昭瑩告訴我：「朱老師不贊成我出家，並在課堂上告訴同學們：千萬別跟我一樣，年紀輕輕的便遁入空門。」朱老師是個儒者，並未學佛，所以當然不贊成我出家。

七十五年 12 月，我與任教於樹德工專的許世卿老師一道去拜訪朱老師。一下公車，我便打電話給朱老師，朱老師掛了電話後，便出來相迎。他走在馬路上向我揮手，而我卻

默默的不知如何做禮。（通常遇見佛教徒，我會雙手合十，口誦佛號。——這是佛門的基本禮節。）

七十七年，我搬回中壢並至中央大學旁聽幾門課，我告訴朱老師：「我想報考中文研究所。」朱老師很熱心的寄來了一份資料給我。師恩浩蕩，讓我沒齒難忘。

去年（2001）八月，在求學長達十餘年後，我又再度搬回中壢。我打了幾通電話給朱老師，打不通，我只好打電話問以前的系主任胡楚生老師，胡老師說：「朱老師生病了，不方便接電話。」我一聽，心知不妙，想去探望朱老師，並寄了一張教師節的賀卡給他。朱老師在九月 29 日的回信中寫道：「……，去（八十九）年十月，診斷為食道惡性腫瘤，十一月手術切除，元氣大傷。十多個月之療養，已大有進步。請放心！」，「雖然其後遺之病象猶多。例如：體力甚差，聲帶受損，多痰（放射治療之影響）……待客至為不便，請勿光臨。」

之前，我在信中告訴朱老師：「我手邊有他的大作《周易經傳象義闡釋》（學生書局印行）。」朱老師看了我的信後，在回信中寫道「茲順便郵寄近作兩本，且看班門弄斧是何模樣？」朱老師太謙虛了，而我卻連班門弄斧的資格也沒有。

我回函謝謝朱老師的贈書，也抄了兩段《八大人覺經》

的經文給朱老師：

第五覺悟：愚癡生死。菩薩常念：廣學多聞，
增長智慧，成就辯才，教化一切，
悉以大樂。

第八覺知：生死熾然，苦惱無量。發大乘心，
普濟一切。願代眾生，受無量苦，
令諸眾生，畢竟大樂。

在信末我問朱老師：「為何不肯學佛？」朱老師在信上寫道：「民國四十一年，他曾在台北善導寺聽印順導師講經，也算學佛吧！」我又寫了一封信給朱老師，沒有回音。無知的我，不知道朱老師已油盡燈枯，生命的燭火即將熄滅。

前天（教師節前夕），我打電話給胡楚生老師，問道：「朱老師可好？」胡老師說「朱老師已於過年前去世。」掛斷電話後，我熱淚盈眶。聽師母說：「朱老師去世時，臉相很安詳，而且有許多人幫他唸佛。」朱維煥教授是我今生今世最懷念的老師，希望朱老師能生生世世學佛，並能如諸佛菩薩一般，做個解脫自在、沒有煩惱（病苦）的覺者，進而能在菩提道上「令諸眾生，畢竟大樂。」（九十一、九、二十九，於中平精舍，原載於 2002、11，〈圓光新誌〉雜誌）

衣帶漸寬終不悔

出家前夕，同窗摯友在信中問道：「矢志必得的中研所是否不考了？」我看了祇是微微一笑，卻不禁想起半年前我寫給兄長的信（哥哥並不贊成我考研究所），信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我熱愛中文系如同熱愛我的國家……，請你尊重別人如同別人尊重你一般。」當時，雖然家人強烈反對，而我的生活費亦幾乎出問題，但是內心的執拗與戀慕卻是篤定的。——唸中研所是我多年來的宿願。

那年仲夏，我們在驪歌聲中告別了師長，也結束了十幾年來的學子生涯。畢業後，我和小邱仍留在學校，我們打算好好自修一年，以準備明年的研究所考試。畢業典禮結束後約兩個星期，學妹秀娥便邀我上慈光山。慈光山文殊院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靜謐、整潔與祥和，而這兒清幽、淡雅的景物，和僧尼們溫和、親切的態度也是我深深喜愛的。

第二回上慈光山，我邀小邱同行，在皈依法會後，老師父和我們談了一個多鐘頭，所談的不外乎如何淨化人心和弘法利生，在談話中，師父不勝感慨地說：「佛教有最完美的

教理，可惜卻缺乏弘揚佛法的人才。」這兩句話在小邱的心裡揚起了狂瀾巨波，半個月後，小邱剪髮披緇，成為佛門的出家弟子。她這突如其來的舉動，讓我為之驚訝不已，而往後的幾個月，考研究所的念頭，已在我心中逐漸退去，而此時我反而有種預感，——我可能會出家。

上山前的幾個月，我仍舊跟杜老師學古文，依然去王禮卿老師家上《文心雕龍》，直到上山前夕才和系上的幾位老師辭行。王禮卿老師是個佛教徒，他在三十餘年前便已皈依南亭老法師，對於我的抉擇，王老師要我慎重考慮，畢竟這種終生大事（生死大事）並非兒戲，不可基於一時的理想、狂熱而貿然投入……。而我最敬愛的朱維煥老師也曾給我一番告誡，他說：「人世間有太多的苦難，祇要生而為人，就應當要有勇氣承當這些苦難……，即使十對夫妻中有十一對怨偶，我們仍應逆來順受的去擔當，去盡人之所以為人的本分……。」對於師長的關愛、呵護，我是十分感念的；而中國文學的博大、精深、宏富，我仍是十分喜愛的。

當同窗摯友問我是否擬繼續一窺國學之堂奧，是否割捨得下昔日的理想與狂熱時，我已身在佛門（惟尚未落髮耳），而今回想起來，考不考中研所已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我的理想與志趣，出家前與出家後並無衝突，——「淨化人心」仍是我生死以之的職志，而儒家悲天憫人、經世濟民的菩薩

精神，不正是佛教慈悲精神的表現嗎？

*

*

*

在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裡，有這麼一段記載：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王國維先生認為：這三種境界，是一般成就大事業、大學問的人，所必經的歷程。這種「人生境界」的三分法，我未能深體其意，但是若指為學所經歷的三個層次，這「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卻是我當初要走學術路線的寫照。

為何我會一往情深的「為伊消得人憔悴」，「衣帶漸寬終不悔」，這種嚮慕的心境，相信熱愛中國文學的人都能體會。在國學的殿堂裡，道家的清雅，墨家的樸實，名家、陰陽家的詭奇，是足以讓一位追求智慧、完美的學生終生投入

的。

小邱出家的第四個月，我便搬到慈光山長住，在此之前，我發現我變了。例如：在校園散步時，我若發現一些蝸牛爬到馬路上，我會把它們抓回草地，我擔心它們會葬身車輪下，——這是以前沒有的現象。有兩回，在我回慈光山時，和知客師談及儒者的風範時，我的眼眶漸漸為之濡溼。這些都是在小邱出家前所沒有的現象，學佛後，我發現佛教的慈悲心更能讓我發揮儒家民胞物與的精神。

張載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我昔日心中的堅強理念，而「為往聖繼絕學」是我要考中研所的主因。我希望將來成為一個有為有守、有風骨、有氣節的恂恂儒者。而那些載之史冊的仁人義士、古聖先賢，他們一生的言行、事蹟，均可為吾人之表率，而這些古聖先賢的言行、思想，亦無不符合佛家的慈悲喜捨四無量心。

由儒門進入佛門，是很自然的現象。對於那些畫地自限的儒者，心中卻不免有所惋惜。例如：在《宋史·司馬光傳》中，說司馬光一生「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又云：「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

司馬光的學養，我是比不上的（案：《資治通鑑》由他主編，歷十九年方成，此書為我國編年史名著），而他的「孝友忠信，恭簡正直，惡衣菲食以終其身」也是吾人所無法企及的，如果他生於當今之世，而又能以科學的方法，客觀的態度來研讀佛典，相信他必定是個行解相應的人乘菩薩，可惜他自囿於儒家的微言大義而無法聽聞佛法、蒙受法益。

司馬光認為佛家與道家的微言大義均不能超出儒家學說的範疇。事實上，誠如唐人柳宗元所說的：佛家義理是與《易經》、《論語》等儒書是相契合的，而道家的清淨無為與佛法亦有互通之處；而他所認為的怪誕之處，實際上是因為他未有親修實證，便斷然予以否定、排斥。

如果以現代的物理學、天文學來看，佛教的知識論、宇宙論是非常符合科學原理的，而一些科學未能實驗、證明的現象，祇是表示當今的科技文明尚無法完全證明佛經所說的現象，並不表示這些現象不存在，我們切不可因為自己未能耳聞目見，便斷然與以否定、排斥。畢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對於我們所不知道的事物、現象，我們應該客觀的小心地去求知、求證，或如孔子所說的：「多聞闕疑」，把有疑問的事理暫時擱置一旁，而不應主觀的予以拒絕、否定。

總之，佛教是積極的、入世的，是合乎科學的，而在思

想上、義理上，與儒家思想亦有若干契合之處（實際上，佛學已是中國文化的一部份），這是我由儒門走向佛門的主因。出家至今已兩年有餘，對於我的抉擇，我絕不後悔。在修學的過程中，堅忍的毅力與勇氣是不可或缺的，我仍是凡夫俗子，因此，與生俱來的煩惱仍在所難免，所不同的是：而今的我，是個學佛道上的行者，是個願成佛道、願度化一切眾生的佛弟子。

在自度度人的修學路上，我希望我有足夠的恆心與毅力走完全程，能如昔日「衣帶漸寬終不悔」般的堅持、篤定。
（1986、5、31，於慈光山文殊院，原載於〈人乘佛刊〉）

玄奘大師遇險記

（一）

玄奘離開了那羅僧訶城（Narasimha），來到東邊的波羅睺（Palasa）大林中，逢群賊五十餘人。玄奘及其伴侶所帶的衣服用具，被搶掠一空後，盜賊們持刀驅趕玄奘等人到

南邊的枯池，欲將他們全部殺害。

枯池裡有許多荊棘、蔓藤，玄奘所帶的沙彌發現枯池南岸有一水穴，於是便將此事私下告訴玄奘。玄奘聽後，便與沙彌一道從水穴逃走。往東南方向走了二、三里，玄奘遇見一位正在耕田的婆羅門，便將遇賊之事告訴婆羅門。婆羅門聽了大驚，立刻將牛解下交給玄奘，然後向著村里吹貝，並大聲擊鼓，村人聞聲而至者有八十餘人，各拿著器械，急往賊所，賊黨看見眾人來勢洶洶，立刻逃散到林間。

之後，玄奘到了枯池，一一將被縛的夥伴解開繩索，又將別人布施給他的衣服分予夥伴們，於是眾人相攜投宿於村裡。是夜，人人悲泣，只有玄奘面帶微笑，而無憂戚之感。同伴問道：「旅行用的衣服資具，被盜賊搶掠一空，只剩一條命存留，困苦艱危到此地步，所以一想到林中之事，便不覺悲傷，法師何以不憂不懼，而面帶微笑？」

玄奘回以：「居生之貴，唯乎性命，性命既存，餘何所憂？故我土俗書云：『天地之大寶曰生。』生之既在，則大寶不亡，小小衣資何足憂吝？」與玄奘同行的徒侶們聽了以後，方有所感悟。（大正藏 50 冊，231 頁）

（二）

玄奘自阿俞陀國（Ayodhya）朝禮聖跡後，與八十餘人同船，沿著恆河（Ganga）東下，欲前往阿耶慕佉國（Hayamukha）。船行約百餘里時，河的兩岸皆是阿輸迦林（Asoka），非常深茂。此時，於林中兩岸，各有十餘船賊，划著木槳，逆流而上，把玄奘所搭的船攔住。此時，船中一片驚慌，有數人跳河。賊黨遂擁船向岸，並命令眾人脫去衣服，以便搜求珍寶。

這些盜賊平素侍奉突伽（Durga）天神，每年仲秋，他們總是找一位相好莊嚴的人做犧牲，以其血肉來祭祀天神。盜賊們一看到玄奘儀容偉麗，身材適中，於是歡喜的相顧而言：「我們祭祀的時節將過，找不到合適的人，這位沙門形貌叔美，殺來祭天，豈非大吉！」

玄奘告訴他們說：「我的穢陋之身，用來充作祭祀，並不吝惜。只是我從遠方來的目的，是為了禮拜菩提樹和在耆闍崛山的佛像，並欲請問經法，此願未遂，你們若將我殺了，恐非吉兆。」船上諸人，皆共同請求賊黨放了玄奘，賊黨皆不允許。

於是賊帥便派人取水，於華林中整地設壇。逮和泥塗掃後，賊帥令兩人拔刀牽玄奘上壇。此時，玄奘心無恐懼，容貌安詳，賊皆驚異。玄奘既知不可避免，乃請盜賊稍候，莫相逼惱，以便安心入滅。於是玄奘一心繫念賭史多宮（The

Tusita Palace) 和慈氏菩薩 (Maitreya Bodhisattva)，希望能夠往生彼處，能恭敬供養慈氏菩薩，並受學《瑜伽師地論》(The Yogacarabhumi-sastra) 於慈氏，能聽聞妙法，成就通慧，將來再下生人間，教化此等賊眾，使他們捨棄惡業，廣修善業，並廣宣佛法，利益一切眾生。之後，玄奘起來禮拜十方佛，禮畢，正念而坐，一心繫念慈氏菩薩，無復異緣。

玄奘在定中，彷彿登上蘇彌廬山 (Mount Sumeru)，越過了三重天，到了賭史多宮，但見慈氏菩薩在妙寶台上，為天眾所圍繞。此時，玄奘身心歡喜，不知人在壇上，亦不知有賊。同伴諸人見玄奘將被殺，乃放聲大哭，頃刻，黑風四起，折樹飛沙，河浪騰湧，船舫飄沒。賊眾大駭，問同伴說：「沙門從何處來？叫什麼名字？」

答曰：「從脂那國來，欲來求法。你們若把他殺了，將得無量罪，而且從天候大變、風波之狀得知，天神已怒，應速懺悔。」

賊眾驚懼，相率向玄奘懺悔、叩頭，向玄奘皈依。此時，玄奘仍不知不覺。逮賊以手碰觸時，玄奘才睜開眼睛，並問賊：「時間到了嗎？」賊人說：「我們不敢殺害法師，願法師接受我們的懺悔。」

玄奘接受他們的懺悔，並為他們解說：殺、盜、邪祠等不善業，未來將受無間地獄之苦。又說道：「為何只為了如

電光朝露般短暫的肉身，而種下長期的苦種」

賊等叩頭，悔謝，說道：「我等妄想顛倒，為所不應為，若不逢法師，仗法師之福德，感動冥祇，何以得聞啟悔？請從今日起，即斷此業，願法師證明。」於是遞相勸告，收拾刀器，投入河中。所搶奪之衣服資具，各還本主，並受持五戒。此時，風波還靜，賊眾歡喜，頂禮告辭。同船之夥伴為之驚嘆，遠近聞者，無不嗟怪。玄奘大師若非道高慧深、求法之心殷重，何能致此！（大正藏 50 冊，233 頁）